

莊子的語言思想

陳榮波

一、前言

莊子具有文學的素養，擅長於譬喻，常用寓言方式來彰顯他的思想。（註一）由於他慣用自創的恢诡谲怪言辭，讓人讀起來有一種霧裡看花的感覺。不過，他所使用字句靈巧活潑，運用自如，堪為善用文字高手。如果吾人能夠把握他的立言主意，即可體會他的語言三昧了。本文談論的重點包括一莊子所詮釋的「道」義；二莊子的語言思想要義；三莊子語言特性等課題，底下分別說明之。

二、莊子所詮釋的「道」義

莊子著書立說的主意安在？莫非在於詮釋「道」——「言以載道」，齊「物論」之爭，並從「忘己」、「忘名」、「忘功」著手，來把握「道」的真義。因為人由於小知小見（註二），膨脹自我，虛偽浮華，產生偏執的是非之心，導致道的隕落。他在〈齊物論〉剴切的指出：「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」（註三）又云：「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」（註四）莊子此番醒世之言值得吾人加以深思警惕了。

接著，吾人追問莊子所詮釋的「道」具有何種意義呢？現提出四義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道為天地萬物之根源：莊子在〈大宗師〉云：「夫道有情有信，無為無形，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。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」（註五）莊子認為道是無形之體，先天地而生，並作為萬物之源。莊子此種「道」的第一義是繼承老子的觀點——「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；其中有信」（註六）以及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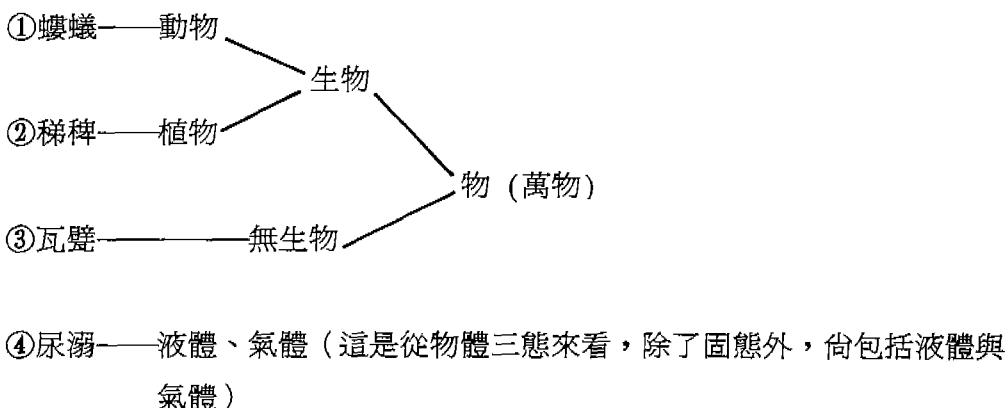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強字之曰道」（註七）而來，表現出道家的形上精神。

(二)道體爲「無聲」、「無色」、「無言」、「無名」：現舉莊子書中三處說明：①〈知北遊〉：「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知形之不形乎！道不當名。」（註八）②〈天道〉：「故視而可見者，形與色也；聽而可聞者，名與聲也。悲夫，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！夫形色聲果不足得彼之情，則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而世豈識之哉？」（註九）③〈則陽〉：「道不可有，有不可無。道之爲名，所假而行。或使莫爲，在物一曲，夫胡爲於大方？言而足，則終曰言而盡道；言而不足，則終曰言而盡物。道物之極，言默不足以載；非言非默，議其有極。」（註十）由上面所引三處可看出莊子「道」的第二義爲「無聲」、「無色」、「無言」、「無名」的不可言傳之道體。它超越感官經驗，並作爲形上之本體。

(三)道是無所不在：現引用莊子在〈知北遊〉一段話說明於后：

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莊子曰：「螻蟻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梯稗。」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甓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尿溺。」（註十一）

繪表解析如下：



莊子第一次所回答的「道在螻蟻」，表示具有生命的動物皆有道的存在，第

二次所回答的「梯稗」表示凡是植物之類皆有「道」，由第一次與第二次所回答的「動物」類與「植物」類，合稱為「生物」類，至於第三次回答的「瓦礫」表示「無生物」類，因此「生物」加上「無生物」合為「萬物」。除外，莊子從物體三態來看，皆有「道」之存在，其中，第四次所回答的尿溺側重表示液體與氣體。

從上所述，莊子把道從老子的形上之道拉回形下的萬物之中，道在物中，而物皆有道之存在。這是莊子之道的一大突破。（註十二）因此，莊子「道」的第三義具有「無所不在」的普遍性。

四道為絕對，玄同，是非絕泯：現舉出兩句說明：①〈德充符〉：「自其異者視之，肝、膽、楚、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」（註十三）這表示道體為絕對對待，無差別，稱為玄同。②〈齊物論〉：「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是，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……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聖人不由，而照之以天，亦因是也。」（註十四）這表示是非之生由於各執其偏見。因為「道」之體是絕對公正，毫無偏私，因此，「道」是泯絕是非，玄同，絕對待。

三、莊子語言思想要義

本人把莊子語言思想歸納為下列五個要義：

(一)語言為一種「指月之指」、「捕魚之荃」的權宜之計：〈外物〉：「荃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荃，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。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忘言，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？」（註十五）莊子視語言為一種表意的工具，因此，莊子的語言具有目的性之功能，其目的在於得意忘言，順道而行。

(二)語言之真諦為無心之言，非為有心之言：〈齊物論〉：「夫言非吹也。」（註十六）憨山大師註解：「世人不悟真宰，但執我見，以未隨其本有之真心，但執妄見，所以各各知見不同，到此方入物論，謂世人之言，乃機心所發，非若風之吹竅也。」（註十七）世人庸俗之言常為有心機，有成見之言，不是無心之言。何謂「無心之言」？現引述〈齊物論〉一段話來說明：「夫隨其成心而師之，誰獨且無師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，愚者與有焉。未成乎心，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」（註十八）其中「成心」一詞，憨山大師解釋為「現成本有之真心也」（註十九）因此，由「成心」而來之言，稱為無心之言。然而

，憨山界定「無心之言」如下：「本乎自然，元無機心於其間，則爲無心之言。」（註二十）

現列出簡表區別「有心之言」與「無心之言」之不同：

有心之言←有心機←是非對待（有待）←不悟真宰而成

無心之言←無心機←是非絕泯（無待）←從真宰而發

(2)莊子主張「忘名」、「無名」，去除有名之禍：現分三方面來說：1.反對好名：〈人間世〉：「德蕩乎名，知出乎事。名也者，相軋也，知也者，爭之器也；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……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。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，是好名者也。」

（註二十一）這段話舉出關龍逢與比干之被殺是因好名招來殺身之禍。2.反對虛名：〈人間世〉：仲尼曰：「盡矣，吾語若，若能入遊其樊，而無感其名，入則鳴，不入則止，無門無毒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，則幾矣。」（註二十二）此句指出人要虛心而待物，而不可一味追求虛名而喪身。3.反對成名：〈至樂〉：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，不爭名亦不成，誠有善無有哉？」（註二十三）這指出子胥用諫爭成名，結果未得真正快樂，反而帶來毀身。由上面的「好名」、「虛名」、「成名」的說明可看出「名」爲爭之器，確爲招殺身之禍，因而莊子主張「忘名」、「無名」，以確保養生存身。

(4)唾棄爭辯，主張「不辯之言」：〈齊物論〉：「辯也者，有不見也。」（註二十四）莊子認爲「辯」只是一種爭論不休的一偏之言，用來作爲你爭我奪之工具，真正的辯者是要使爭辯止於不辯，不言之中，泯除是非之爭端。

(5)語言的最高境界是「道通爲一」：〈齊物論〉：「唯達者，知通爲一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」（註二十五）憨山註解：「唯達道之人，知萬物本通爲一，故不執己是，故曰不用。既不用己是，但寓諸眾人之情。」（註二十六）莊子認爲語言的最高境界是順眾人之情，而不偏私，使物我交融，達到「與天地並生，而與萬物爲一體」。

四、莊子語言特性

莊子語言具有下列五個特性：

(1)否定性：莊子使用否定詞（如「無」、「不」）很多，例如：1.〈逍遙

遊》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（註二十七）其中「無」字具有「忘」與「去」等義，其中「無己」、「無功」、「無名」等辭可解為「忘己」、「忘功」、「忘名」等之義。2.〈齊物論〉：「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。」（註二十八）其中「不」具有「遮撥」之功能，用「不稱」來形容「大道」，用「不言」來解釋「大辯」。莊子書中，比比皆是，不贅多述。

(二)批判性：〈列禦寇〉：「知道易，物言難。知而不言，所以之天也；知而言之，所以之人也；古之人，天而不人。」（註二十九）莊子立言在於明「道」，而不是在於辯爭。莊子批判當時辯論盛行一時，莫非因執一曲之見而生起。〈齊物論〉云：「道惡乎隱，而有眞偽？言惡乎隱，而有是非？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……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」（註三十）莊子批判當時儒墨之辯在於「各是其所是，各非其所非」，並指出語言之是非皆由於不明「道」所致。

(三)吊詭性：現舉四例說明：1.〈人間世〉：「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，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」（註三十一）2.〈知北遊〉：「不際之際，際之不際者也。」（註三十二）3.〈徐无鬼〉：「彼（「指宣僚」和「叔敖」）之謂不道之道，此（指「孔子」）之謂不言之辯。」（註三十三）4.〈知北遊〉：「不形之形，形之不形，是人之所同知也，非將至之所務也，此眾人之所同論也。」（註三十四）在上述的「無用之用」、「不際之際」、「不道之道」、「不形之形」等皆屬於此種吊詭特性之使用，其目的在於詮釋道之「無形」妙用功能。

(四)譬喻性：莊子立言著書採用譬喻（通稱為三言—「寓言」、「重言」、「卮言」）來表達其思想內容，在探究莊子思想中佔有重要的研究價值。〈寓言〉：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。」（註三十五）分述說明三言：何謂「寓言」？葉程義先生在其〈莊子寓言研究〉說：「寓言者，有寄託之言也，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也，其表達方式，以比喻法行之，即詩之比也。」（註三十六）例如「河伯」、「海若」、「雲將」、「鴻蒙」等辭用來譬喻說明，又如「支離疏者」、「伯昏無人」、「叔山無趾」等字辭皆為寓托之人名，用來說明「形體不全」的人，只要精神自由自在，則他們不受軀體所限，永遠是至樂逍遙的人。2.何謂「重言」？葉程義先生解釋：「重言者，借用古聖先哲時賢，年高

德邵長者之言，以令人佩服者也。其表達方式，以直敘法行之，亦即詩之賦也。蓋世俗之人，崇拜偶像，迷信權威，莊子不得不偽託之，以表現其思想者也。」

(註三十七)例如借用孔子、顏回等重要人物來詮釋莊子本人思想。例如在〈人間世〉提到顏回與孔子的對談：「回曰：『敢問心齋？』仲尼曰：『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，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，而聽之以氣；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，虛者心齋也。』」(註三十八)3.何謂「卮言」？黃公偉教授解釋如下：「卮者，漏斗也，如漏斗式的發言，毫無保留，無底常漏不息，若停止注入，滴水不存。莊子此言，全為大自然宣洩聲言，無自我之成見。」(註三十九)例如在〈逍遙遊〉最後一段話中，莊子嘲笑惠施以小知求名求利之害，有似狸狌死於罔罟。憨山大師認為這是屬於一種 言的實際例子。

(五)無待性：〈齊物論〉：「罔兩問景曰：『曩子行，今子止，曩子坐，今子起，何其無特操與？』景曰：『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蚹蜩翼邪？惡識所以然，惡識所以不然？』」(註四十)這說明罔兩(影外之微影)之於影、蛇之於蛇肚皮以及蜩之於翅膀等皆是表示有所對待的，不能自得逍遙。唯有「無待」才能與道同遊，逍遙自在了。張成秋教授解釋「無待」一詞如下：「無待即不要憑藉，不需依靠，不需倚賴，而能自由自足之謂。」(註四十一)例如莊子書中所使用的「和」、「遊」、「齊」、「春」、「忘」、「化」、「大均」、「兩行」等等皆是「無待」的具體表現作用。

五、結語

人的愚昧與妄知是屬於一種作繭自縛的想法。人應該開拓廣闊的胸襟，恰如大鵬展翅，遨翔於天空，自適自在。

人的成長不僅在軀體我之茁壯，而且也要在精神上作采真之遊，以盡存身之道。莊子的語言哲學終極關懷在於「以恬養知」、「以心齋養神」，覺醒生死一如。因此，莊子的語言具有警世之功能——由知言、忘言，進而達觀逍遙，無待於人生，享用人生。

註解

- 註一：莊子的語言表達方式不同於禪宗，墨家與老子：禪宗語忌十成，採用「繞道說禪」的諺喻詩偈來表達，而墨家注重科學邏輯論證，採用獨特的辟、侔、援、推等類比推理，至於老子用「無」、「非」、「不」等否定詞以及「水」、「嬰兒」、「母」等柔性修飾辭來表達。
- 註二：例如在〈逍遙遊〉中提到蜩與學鳩二蟲嘲笑大鵬的寓言，可看出此二蟲小知小見——「小知不及大知」了。其原文如下：「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『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』適莽蒼者三滄而反，腹猶果然，適百里宿春糧，適千里者三月聚糧，之二蟲，又何知？」參閱 郭慶藩輯 《莊子集釋》 頁九 華正書局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版。
- 註三：參閱註二 郭慶藩輯 頁七四。
- 註四：同註三 頁六三。
- 註五：同註四 頁二四六至二四七。
- 註六：《老子道德經》第二十一章 參閱 樓宇烈校釋 老子王弼注 頁五三 華正書局 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。
- 註七：同註六 《老子道德經》第二十五章 頁六三。
- 註八：同註五 頁七五七。
- 註九：同註八 頁四八八至四八九。
- 註十：同註九 頁九一七。
- 註十一：同註十 頁七四九至七五〇。
- 註十二：參閱 嚴靈峰編著 《老子莊子》 頁四四 嚴靈峰教授說：「老子認為『道』是『周行不殆』，周行，無往弗屆。到了莊子，就推演為『無所不在。』這是莊子比老子突破之處，提出道具有普遍性。」正中書局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台初版。
- 註十三：同註十一 頁一九〇。

- 註十四：同註十三 頁六六。
- 註十五：同註十四 頁九四四。
- 註十六：同註十五 頁六三。
- 註十七：參閱明 懿山大師著 《莊子內篇懿山註》 卷二 〈齊物論〉 頁二五 琉璃書房印行 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再版。
- 註十八：同註十六 頁五六。
- 註十九：同註十七 頁二三 〈齊物論〉 卷二。
- 註二十：同註十九 頁九。
- 註二十一：同註十八 頁一三五至一三九。
- 註二十二：同註二十一 頁一四八。
- 註二十三：同註二十二 頁六一〇。
- 註二十四：同註二十三 頁八三。
- 註二十五：同註二十四 頁七〇。
- 註二十六：同註二十 頁三八。
- 註二十七：同註二十五 頁一七。
- 註二十八：同註二十七 頁八三。
- 註二十九：同註二十八 頁一〇四五。
- 註三十：同註二十九 頁六三。
- 註三十一：同註三十 頁一八六。
- 註三十二：同註三十一 頁七五二。
- 註三十三：同註三十二 頁八五二。
- 註三十四：同註三十三 頁七四六。
- 註三十五：同註三十四 頁九四七。
- 註三十六：參閱葉程義著 《莊子寓言研究》 頁一 義聲出版社發行 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初版。
- 註三十七：同註三十六 頁二。
- 註三十八：同註三十五 頁一四七。
- 註三十九：參閱黃公偉著 《道家哲學系統探微》 頁三一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 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台初版。

註四十：同註三十八 頁一一〇至一一一。

註四十一：參閱張成秋著 《先秦道家思想研究》 頁一七四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二版。

主要參考書目

- 一、明·憨山大師著 《老子道德憨山解，莊子內篇憨山註》 琉璃書房印行 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再版。
- 二、郭慶藩輯 《莊子集釋》 華正書局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版。
- 三、嚴靈峰編著 《老子莊子》 正中書局印行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台初版。
- 四、葉程義著 《莊子寓言研究》 義聲出版社發行 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初版。
- 五、王煜著 《老莊思想論集》 民國七十年三月再版。
- 六、牟宗三著 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 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初版。
- 七、吳康著 《老莊哲學》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二版。
- 八、王先謙撰 《莊子集解》 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台六版。
- 九、張成秋撰 《先秦道家思想研究》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二版。
- 十、黃公偉著 《道家哲學系統探微》 新文豐出版公司 民國七十年八月出版。